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六六回 施大人求賢枉駕 吳壯士棄暗投明

卻說吳球見王雄喊他，便問道：「王頭目，你此時到此何干？聽說朱二大王得了一件喜事，你不在山上熱鬧，為何到我這裡來？」王雄見他仍問山上的事件，一時不便將施公說出，乃道：「我們寨主雖覺得高興，在我看來，倒不算件喜事，恐隨後的憂愁愈覺多了。」吳球聽了此言，不禁喝道：「王頭目，你何出此言！你幸虧在這地方言語，若是在山寨內講說，被幾位寨主聽見，豈不惱你！」王雄道：「我正為此事，所以向這裡前來。我看我們二大王雖將施不全捉住，可知他乃是朝廷的大臣，平日為國為民，方與他們綠林中結下這仇恨。惟他的心跡也是想地方上安靜，殺一儆百，使人不為非作歹，做那殺人放火、打家劫舍之事，並非有心要殺那幫朋友。咱們這朝舞山，雖是綠林中一斑，施不全不曾與咱們見過一面，交過一言，理應各做各事。誰知寨主們不知道道理，自從智明上山以後，偏把個施不全說成個人間惡鬼、世上魔王，恨不能頃刻之間將他碎屍萬段。雖然寨主想出條妙計，命人進京，朱二大王現已將他捉住，不知皆中了智明的詭計，說是為綠林除害，其實報他的私仇，哪裡是什麼喜事！所以施不全上山之後，次日就出了那禍，依然為人救去了。眼見得不日大禍臨身，你老難道不知道？」吳球聽了這番言語，忙道：「你說什麼？昨日俺還想上山去，看這施不全究竟是個什麼樣？怎麼倒被人救去了！難道就是那黃天霸入山的嗎？」王雄道：「何嘗不是！便是此人。」說著，就將天霸等往救施公的話，告訴了一遍，然後道：「你看這不是大禍麼？」

吳球聽了此言，也就分詫異說道：「俺與黃天霸戰了半日，雖覺本領高強，萬不料他有這通天本事，你此時前來，莫非曹勇膽怯，請我上山相助麼？」王雄道：「倒不是這個意思，因俺有一事不明，特來請教。大凡人生在世，皆知道善惡循環，此時山寨主既有了這禍，而且這施公威名大震，是天下之清官。

此時又在此間，回想當初實有恩於我，意欲去投他，實是委決不下，因此前來問計於你。」吳球聽了他這番言語，忙喝道：「王頭目莫非瘋了嗎！據你說來，施不全乃天下一個好人，何以綠林中提起他來，是恨如切骨。況且你是個頭目，他是個漕督大員，彼此風馬牛不相及，焉得說有恩於你？」王雄道：「你老哪裡知道？其實施不全是屈煞了，小人若不遇他，哪還有今日！」當時就將他在江都地方如何為賊，如何被施公捉住，如何開恩放他，如何賞他錢令他買賣，以及施公斷案如神，申冤理枉，虛賢下士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吳球道：「你這話可是真的嗎？」王雄道：「我今日正無主意，特來問你，哪裡有一句虛言？我若是一派假話，肯說自己做賊麼？」吳球不等他說完，忙道：「曹勇、智明這幾個死囚，俺老子幾乎被你們誤了。天下有這等好人，我還要與他作對，代你們出氣，豈不是不知人事？王頭目，既是施大人待你有恩，理該前去投他，在這山寨中，終無了局。我吳球恨無此門路，若有這個恩人，雖千山萬水，也願去投他。」王雄見他這言語已有投順之意，忙道：「你老之言，可是真心嗎？」吳球道：「誰與你說謊？」吳球即大叫：「曹勇騙得我好苦，將此等好人說是壞人，叫我吳球豈不被人恥笑。」王雄道：「你老倒不必焦躁，設若施大人到此，你可肯代他出力呢？」吳球道：「你不說那夢話！他是個堂堂大人，我是個砍柴樵子，他如何到我這裡來？若有人引路，我去投他，收下做小使，也是甘心願意，留個好名。」王雄到了此時，知他是真心歸順了，不禁道：「大郎不必如此，咱實對你說：現在施大人已經來了，還不去迎接？」說著，便將自己如何搭救施公，以及施公前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吳球聽了說道：「王頭目，你這話當真嗎？」王雄道：「誰同你作耍？我且請來，好讓你相信。」當時便飛身走來，去請施公。

此時施公與天霸等正在樹林盼望，見他前來，忙問道：「吳英雄意下如何？」王雄尚未答言，後面吳球早又跟將出來。一見施公，納頭便拜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身該萬死。此時如夢初醒，有負大人盛德，若蒙恩賞收留，雖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何敢勞大人駕，小人這地窖裡面，萬不敢勞玉趾。若不棄好，此去不遠有座古廟，且請大人與眾英雄暫行歇步。小人取燈便來。」說著，爬起身來，復向裡面去了。施公見他已肯投順，心下好不歡喜。當時向黃天霸道：「既然吳壯士如此真情，本部堂便到古廟中權行歇足便了。」說畢，仍是王雄在前引路，到了前方那個古廟內。

不一會，早見吳球提著個燈台，後面兩人，拿了些矮凳、茶壺之類，到了裡面。先請施公坐下，後向天霸賠罪道：「前日冒犯虎威，多多得罪，還求總鎮海涵。」施公道：「不知不罪，本院昨日聽見王雄一番言語，方知壯士是個清白英雄，雖與強寇往來，卻是毫不沾染。本院敬重。即如黃賢弟、關賢弟等人，從前也做這買賣。初時也不知本院為何人，故江都任上還前去行刺。後來為本院勸解一番，改為好人，立下多少功勞，做了多少事業。現在身居總鎮，耀祖榮宗。莫說本院敬服於他，連當今萬歲也以此為重，那些百姓們更不必說是歌功頌德的了。凡事在人為，本院一秉至公，上可對天地君親，下可對閻羅小鬼。以至屢遭不測，遇難成祥，作為也不必說了。

壯士既有這一派人才，又有這兩手武藝，雖然打柴自食，不做那強盜事業；可知隱姓埋名，與草木同腐；天地生人，皆要立一番事業，方不愧男子丈夫。而況與曹勇等尚有往來；設若他後來被擒，扳連壯士，有口難辯。事在可疑，豈不以清白的為人，入了惡黨。壯士果能真心向上，棄暗投明，便隨本院在驛館中暫宿一夜；明日到朝舞山中，扮為細作，裡應外合，除去強人，為地方上百姓除害。然後隨本院上任，商議妙計，去打瑯琊山，查訪那欽限的案件。不知壯士意下如何？」

這番話，把個吳球說得舒舒服服，唯唯無言，伏在地下說道：「大人之言，句句金石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？既蒙大人如此提拔，小人雖軟鞭隨鐙，皆是樂從。但今夜靜更深，小人還有器具，存在此間。大人如肯相信，小人明日早間，與小人兩子，定到驛館便了。」說著，便命兩個兒子，來與施公見禮。

施公問了名字，方知這個是吳洪，那個是吳濤。然後又向吳球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只要誠心歸服，即是明日前去，這亦無妨。但要有負本院的來意便了。」當時王雄說道：「吳壯士絕無反齒，此時請大人先行回去，小人還想在此耽擱片時，以便另想主見，報效大人。明早定與壯士前來便了。」

施公見王雄說出此言，不再追問。當時起身，又叮囑一番，然後與天霸由原路回轉驛館。這裡吳球將施公送出了廟門，約走了二三里路，方告別回來。不知他兩人計議的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